

探访绥远方式展示馆

重温和平解放的智慧与荣光

●本报记者杨永刚实习生韩文文图



绥远方式展示馆外景



地下指挥室



接待室



观众参观

在内蒙古自治区将军衙署博物馆内的绥远方式展示馆,一份份珍贵文献、一件件历史文物,无声诉说着70余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和平解放历程。这里以傅作义办公旧址与地下工事为载体,生动还原了“绥远方式”这一中国革命史上的伟大创举,让参观者在触摸历史中感悟初心使命。

解放战争时期,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后,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正式阐释“绥远方式”,为绥远和平解放指明了方向。1949年9月19日,以董其武为代表的国民党绥远军政干部及地方各族各界代表39人通电宣告起义,绥远实现和平解放。

展馆内,建于1935年的地下指挥室静静伫立。作为呼和浩特首座混凝土构筑物呈“回”字形,建筑面积115平方米,四周回廊环绕,中厅设会议室与作战沙盘,是当时核心指挥团队的战时避险场所。

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少市民、游客凭身份证即可免费入场参观。大家沿着规整的通道缓缓前行,仔细观看每一处历史遗迹,沉浸式感受革命先辈的家国情怀。“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不会有绥远的和平解放,更不会有今天内蒙古自治区的繁荣发展。”一位参观的市民感慨。绥远

方式展示馆通过还原历史场景、梳理历史脉络,深刻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在绥远和平解放中的核心引领作用,生动诠释了“绥远方式”作为和平解放成功典范的历史价值。“地上看古建威仪,地下品历史厚度。这里不仅让我们了解到将军衙署不为人知的一面,更让我们深刻体会到和平的来之不易。”另一位参观市民说。

如今,绥远方式展示馆已成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阵地。它时刻提醒着人们,和平来之不易,唯有铭记历史、携手奋进,才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砥砺前行。

参观攻略

开放时间:周二至周日9:00—17:00(16:30停止入馆),周一闭馆。
地面展厅(傅作义办公旧址):入口→接待室→警卫室→秘书处→会议室→机要室→办公室→设备间,完整感受当年的军政办公场景。
地下指挥室:入口→通道→会议室/作战沙盘→出口,重点体验“回”字形避险空间的建筑特色与历史功能。

科技赋能非遗 传承焕发活力

●本报记者 刘艳霞 文/图



非遗美食制作技艺体验区

走进内蒙古展览馆内的内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互动展示馆(以下简称展示馆),浓郁的科技感扑面而来。在这里,非遗“插上”数字化翅膀,展示馆通过数字、影音、体感等手段,打造动静结合、视听融合、沉浸式交互、科技感与互动性兼具的非遗展示空间。展示馆面积达800平方米,空间布局合理、功能齐全,为市民、游客营造出身临其境的参观体验,有效提升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力与感染力。

在展示馆内,一块10米长的大屏格外引人注目。它运用虚拟交互技术,市民、游客只需用手指轻轻一点屏幕,传统医药、传统技艺、民俗等领域的国家级、自治区级非遗项目资料便能即刻呈现,实现非遗信息一键解锁。此外,馆内还设置了“手工技艺连连看”互动游戏,让市民、游客在趣味玩乐中了解传统技艺,增强参与感和体验感。

“展示馆采用数字化展示与沉浸式互动体验有机结合的创新模式,精心设计并打造了民间文学、非遗美食制作技艺、传统音乐等多个互动体验区。”内蒙古展览馆副馆长解卓霖介绍说,展示馆通过引入魔法互动墙、全息影

像技术、戏剧舞台、VR虚拟现实、高清投影、LED显示、虚拟互动与图像融合等多项前沿数字科技手段,以全方位、多维度、立体化的呈现方式生动展示了内蒙古自治区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在互动体验区,打造了一系列融合数字游戏和非遗的交互体验项目。例如,射箭虚拟仿真互动体验区,运用虚拟仿真和人工智能交互技术,市民、游客可手持内嵌虚拟交互系统的仿真牛角弓,在虚拟那达慕大会场景中体验速度射箭、距离射箭等赛事项目的乐趣。

“以前了解非遗都是通过博物馆里看展品,今天在这里可以亲手操作,体验特别棒。”市民刘先生表示。

展示馆涵盖了10大非遗门类,分类呈现800余个非遗项目,其中国家级非遗项目配有文字解读、视频资料和图片,全方位呈现非遗项目文化背景、工艺流程与特色价值。此外,还收录了1000余位传承人名录,系统介绍其传承历程、技艺特点与传承贡献,凸显传承人在非遗保护工作中的核心作用。

“我们还会定期举办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现场教学、数字艺术工坊及沉浸式社教活动,进一步拓展文化教育的功能边界。”解卓霖说。

如今,借助科技手段让展厅里的非遗“动”了起来,不仅提升了展览的体验性、互动性和趣味性,也让非遗转化为群众可体验、可参与的“日常生活”。



魔法互动墙



传统音乐互动体验区



美术作品展示

本报讯(记者李娟通讯员杜雪绒)近日,记者获悉,今年3月初,呼和浩特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正式启动战国赵北长城呼和浩特段综合调查。本次综合调查以文献记载、既往长城资源调查及第三、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登记数据为基础,对境内战国赵北长城本体及附属设施开展精细化复查,对长城周边遗址进行踏查,对长城保存状况、存在风险隐患等进行详细测绘、记录。经过半个多月野外作业,目前已完成赛罕区、新城区部分区段外业工作。

战国赵北长城呼和浩特段综合调查启动

战国赵北长城修筑于赵武灵王时期。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改革,次年赵武灵王北破林胡、楼烦,将阴山南麓纳入版图,随即“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并设置云中郡、雁门郡、代郡,系统性地将长城与边郡相结合,形成一套相对完备的治理体系,保障了阴山以南的稳定开发。

呼和浩特段是赵北长城中段核心区域,历经两千余年风雨剥蚀与人类活动扰动,多数墙体坍塌为土垄,部分段落肉眼辨识度较低,部分区段墙体走向、附属遗址分布及保存细节有待进一步廓清。

调查队沿阴山南麓由东向西展开作业,对长城墙体进行徒步踏勘。部分地段无路可行,队员需携带设备攀爬陡坡、穿越灌丛。结合历史地形图与卫星影像,调查队走访当地长城保护员和村民,多位保护员常年巡护,主动担任向导,提供了许多细节信息。截至目前,累计调查长城主线20余公里,完成墙体起止点与走向的北斗精确定位、现存高度与宽度的分段测量、夯土层拍摄记录与标本采集。完成沿线2座障城遗址、7座烽燧遗址复查,采集陶片、瓦当、铁器等标本若干,获取相机、无人机正射影像及三维模型数据逾50GB。

当阴山南麓纳入赵国版图,这片土地上的生业格局便开始变化。戍卒来自中原,带来农耕技术与铁制农具,山前缓坡渐成农田;赵人向游牧者学习骑射,游牧骑士被收编“致其兵”,长城沿线及周边成为多民族共处之所。水草丰美的土默川平原中心地带,地势平坦,宜农宜牧,既可训练骑兵、放牧战马,又能发展生产保障给养,在长城沿线居民生产活动亦趋多样。

本次调查在核心理念上实现了重要转变,视野扩展至“长城带”这一整体研究单元。调查队在踏勘长城本体的同时,同步关注周边遗址的分布线索,如山前缓坡地带是否有同时期聚落痕迹及墓葬分布,山口处是否有障城,障城周边是否有相关生产性遗存等。这意味着调查视野从单体记录向系统认知的拓展,直接呼应着赵国当年构建的“骑兵、长城、边郡一体防御体系”。

对照以往长城资源调查记录,近20年间,部分墙体的自然侵蚀与人为扰动叠加效应明显。本次调查系统记录墙体现存状态与周边环境的关联。墙体距离冲沟的最近距离、雨水冲刷侵蚀的程度、临近村落与道路的位置关系等。部分段落因农田开垦、村落建设而中断或消失,损毁类型与程度同样纳入档案。这些数据将与以往长城资源调查的历史记录形成对比,既是对既往数据的动态更新,也为评估长城保存趋势提供第一手材料。

据悉,本次调查的核心目标是为今后长城资源的保护与利用作全面梳理和技术支撑,建立一套可对照、可追踪的“长城档案”,尽量将每一处变化都被纳入这份“长城账本”。未来的保护工作将不再是无的放矢,而是有据可依、有迹可循。这将使未来的长城保护从“事后补救”转向“事前干预”,为动态监测和精准施策提供科学依据。

随着工作向西推进,区域性调查理念将贯穿始终,覆盖呼和浩特境内赵北长城全线。本次调查将进一步深化对历代阴山南麓边疆经略模式与多民族互动关系的认识。农牧交错地带的生业模式演变、长城沿线聚落形态与人群迁徙的关联、不同时期防御体系的层累关系,这些基于田野一线的认识随着调查的深入逐步展开,也将为后续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长城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历史见证。两千余年间,阴山南北的族群在此你来我往、频繁互动,共同经营着脚下的土地,也将各自的文化印记留存在这道夯土残垣之上。赵武灵王当年“胡服骑射”拓地千里,为这片土地注入了开放的气度,这道静卧于阴山南麓的长城,它所见证的早已超越军事攻防的兴替,而是一个多元共同体在漫长岁月中不断凝聚、生生不息的历史进程。